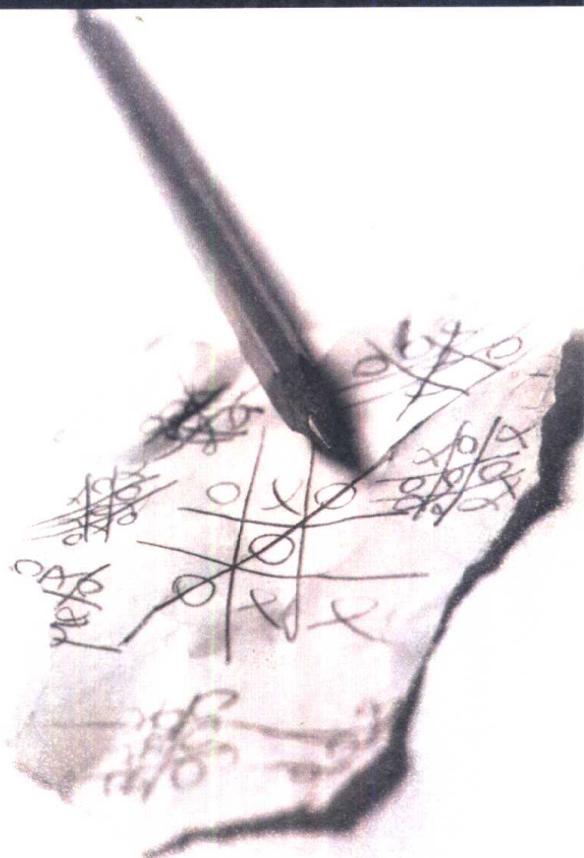


DUSHIQINGGANTUILIXIAOSHUO

都市情感推理小说

遭遇复仇



王梓夫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都市惊悚小说

遭遇复仇

王梓夫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遭遇复仇/王梓夫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1

(都市情感推理小说)

ISBN 7-5354-2428-7

I . 遭…

II . 王…

III . 推理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3643 号

责任编辑:尹志勇 责任校对:常桥英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武汉第二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875 插页:1

版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72 千字 印数:1—8000 册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遭遇复仇

作者简介

王梓夫，北京通州人，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异母兄弟》、《清运码头》；长篇报告文学《生命之光》、《兴旺之魂》、《大运河启示录》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北京通州区文联名誉主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室主任、国家一级编剧。

内容简介

24年前，烟台市现任市委书记徐文发与知识青年韩玉冰相识、相爱并偷吃了禁果。不久，韩玉冰因怀孕而成了专政对象。面对逼供，韩玉冰拒不吐露徐文发的名字，最后不堪凌辱跳河自尽，幸被一渔夫救起。而徐文发从此也为自己的懦弱、逃避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倍受良心的煎熬。

二十四年后，化名为蓝湘的韩玉冰收买了大学生靳小晴开始了她隐秘而恶毒的复仇计划。但在靳小晴的努力下，仇恨终被化解，韩玉冰和徐文发言归于好，而此时爱神也悄悄地来到了靳小晴的身边……

序

红孩

少年时的记忆总是那样深刻。
我不敢说过目不忘，那是神童才拥有的本事。
但我还是强调记忆，记忆是什么呢？
记忆是人的经历，经历的东西总是跟故事联系在一起。
我从来不把故事跟小说界定的非常清楚。
现在有很多发表在杂志上，或由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我只能把其看作是视觉小说。
因为那样的小说没有故事，更谈不上悬念。
当然，没有故事，没有悬念，就很难在民间传说。
我总在想，现在的作家在那么长的文字里絮絮叨叨的究竟在干什么呢？
小说如果真的能那样写，我就到劳动力市场去对那些失业的人群说：
“嘿，别站在那儿傻站着了，回家絮絮叨叨讲自己的故事吧，那玩意儿叫小说，可以卖好价钱！”
反正信不信由你。我准备先从我的一个下岗的表妹开始实验。
一旦成功，我将大面积推广。

不过，我要告诉我的表妹，你讲的故事要有别于当下作家写的那种小说。尽管你也可以把你所讲的东西称作小说。

第一，要有文学性。

并列第一个第一，要有悬念性。

并列第一后的第三个第一，要有故事性。

我所以一直重申第一，就是反对只重第一，而忽视第二第三。

忽视了第二、第三，你就等着失败吧。也许败得很惨。

如果有可能，你最好把故事弄成推理，比方说因为什么什么你就被下了岗。

需要指出的是，文学上的推理不是数学，几何，更不是福尔摩斯玩什么侦探。

怎么，你不明白？告诉你，我说的推理既不是 $1+1=2$ ，也不是先从A到B，再从B到C，最后再从A到C。

我理解的推理只是一个好看的过程。没有结果也是一种推理。

推理并不神秘，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到处都体现着推理。只是你不知道。

所以，我们只能记住少年时所看过的那些福尔摩斯般的侦探、推理小说。那些小说真是好读好看啊！

可惜，那种带有推理性的小说我们现在几乎看

不到。

是紧张的物质生活使我们的作家折断了想象的翅膀吗？我表示怀疑。

是中国作家不适合这样的写作方式吗？我仍表示怀疑。

是中国读者认为那样的小说太平庸了吗？我更表示怀疑。

既然文学是特殊的精神产品，产品就要出售，出售就要遵循市场规则。

我敢说没有一个作家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让更多的人群欣赏的。而欣赏的前提首先是让人接受，接受的前提是好读好看。

好读好看，就是要能留下记忆。少年的记忆总是那样深刻。我们应当铭记。

于2002年11月30日 梨花园

—

坐在烟海市天姿大酒店二楼围栏旁边的餐桌上，靳小晴突然想到了人生如梦这句话。两个多月来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梦，都是如此的不真实。恍恍惚惚、晃晃悠悠、如梦如幻。无论你是一个如何自信、如何叱咤风云的英雄或野心家，当人生遇到重大变故的时候，你才相信人原来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无助，轻飘得像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只能随风而去。这时候，只有到了时候，你才相信人不再属于自己。

这是一家中档偏上的饭店，集餐饮、洗浴、娱乐于一体，一楼是大厅，二楼是雅座，三楼则是洗浴中心按摩房什么的，四楼除了办公室还有客房。在二楼雅座的外面是一周围栏，围栏旁边是类似大排挡的小型餐桌。坐在这种小餐桌上，可以把一楼大厅尽收眼底。靳小晴不明白，蓝湘不像是那种贪热闹的人，可是她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位置呢？

事实上，今天的一楼大厅也真是够热闹的，那里正在举行着一个婚礼，而且不是一般人的婚礼，是烟海市委书记徐文发的儿子徐冲的婚礼。对于这个婚礼，靳小晴事先是做过一些调查的，那也是执行蓝湘的命令。令人费解的是，蓝湘为什么对徐冲

的婚礼有兴趣呢？

根据靳小晴的调查，这个婚礼原来准备在烟海宾馆举行的，那是属于市委市政府的宾馆。可是市委书记徐文发为了避嫌，选择了这家合资饭店，而且用餐标准是讲好了的，不算酒水，每桌600元。还有，徐文发原来只想请一些亲朋好友办一个简单的仪式，可是女方家里不满意，身边的同僚有意见，关系比较密切的上级和下级也提出了强烈的要求。你一个市委书记，偷偷摸摸把儿子的婚礼办了，连杯喜酒都不请人喝，也太不近人情了吧？今天的婚礼也依然是严格控制的，正式发请柬的超不过30人，可是那些闻讯赶来的就不好说了。谁让他是市委书记呢？公众人物无隐私，媒体不炒作，小道消息更厉害。

坐在靳小晴对面的蓝湘一直不说话，她们两个只点了两个清淡的小菜，要了一瓶长城干红酒，细斟慢酌，图的是看下面的热闹，消磨的是莫名其妙的时间。

蓝湘不开口，靳小晴是绝对不敢乱说乱问的。她们这两个年龄刚好差一倍的女人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奴隶和主人的关系，这是写进协议里的。靳小晴今年22岁，蓝湘44岁，表面上像一对姐妹，蓝湘依然很年轻，也很漂亮。有人说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不能买健康，不能买年轻。错了，高科技发展的今天，有钱的女人甚或男人，把大量的钱都

花在健康和美容上面了。肯定有效，无效谁办这傻事，蓝湘就是证明。

来宾确实不少，看得出来大多数是各级政府的官员。尽管在这里他们不敢摆架子，也不敢玩派，还是看得出来他们是政府官员。这是一批职业特征最强烈的人，他们想掩饰也掩饰不住。何况，那种刻意的掩饰，纯熟的谦卑，以及作秀般的兴高采烈，更进一步暴露出了他们那训练有素的职业特征。还有，透过一楼大厅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外面停满了大同小异毫无个性的小汽车。

蓝湘扑哧笑了一下。

靳小晴看着她，也微微笑了一下，算是奴仆对主人的尊重。

蓝湘说：“你猜我笑什么？”

靳小晴摇了摇头。

蓝湘说：“我想起了一首民谣：拉开车门往里看，个个都是贪污犯，先枪毙，后立案，肯定不会有冤假错案……”

眼下民间流行的民谣和黄段子像蝗灾般地铺天盖地，也像蝗灾般地迅速蔓延。中文系的叶建平说，这是官方文学阳萎，民间文学雄起的特殊时期，雄起的民间文学强暴的对象正是社会的弊端。想起叶建平，靳小晴的心像刀剜一般疼了一下。她咬了咬牙，竭力不把自己的情感暴露出来。她现在不属于自己的，她的一切行为乃至情感都要以蓝湘

为核心，为蓝湘服务。蓝湘花那么大的代价雇用她，她一定要当好这个奴仆。

蓝湘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门口的签到桌前面，凡是进入婚礼大厅的来宾都要先到那里签到，顺便交给账桌上一个红包。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了，许多有权有势的人都用这种方法敛钱。老百姓办事是破财花钱，当官的办事恰恰是发财的机会。据说两年前副市长秦向东的女儿结婚，光红包就收了130万元，比办一个中型企业获取的利润还高，还不用交税。据说有一个私企老板送了66666元，还有一个开发商送了88888元。这件事影响颇大，有人告到了省纪检委员会。省纪检委员会还派来了专门调查组，查了三个多月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了。

蓝湘看了半天，突然问：“为什么徐文发亲自负责签到？这不是太失身份了吗？是不是怕人家给的红包少？”

靳小晴急忙禀报说：“不是，这件事也真让徐书记为难了。开始说不办，大伙儿不干；后来又说小办，大伙儿还不同意；再后来他同意办了，但是拒绝收贺礼，大伙儿又强烈反对。徐书记一步一步往后退，最后坚持，每人只收200元，多一分钱都不收。这样，他还不放心，亲自接红包，超过200元的，他当场退回去。”

蓝湘听了，沉吟了一会儿，鄙夷地说：“真他妈会装孙子。”

靳小晴想说徐书记是真的，看了看蓝湘的脸色，又把话咽回去了。难道在蓝湘的眼睛里，当官的一个好东西都没有？这也未免太偏执了吧？

二

下面的婚礼开始了，响成一串的鞭炮，欢快的音乐，五彩缤纷的纸屑，穿着婚纱和礼服的新郎新娘在伴郎伴娘的陪同下入场了。

这个婚礼办得不俗，主持人居然是烟海市大牌播音员柳如烟。在整个烟海市，有两个人的名气最大，一个是市委书记徐文发，一个就是柳如烟。柳如烟一副大家闺秀的气度，还有清泉绿草般的清纯。男人眼里最美的女人，女人心目中最服气的偶像。她是属于烟海人民的，任何人都不能独霸她。也许就是怕触犯众怒，她一直没有谈恋爱。没有男朋友让所有人都感到安慰，都感到有希望。可是，一个可怕的传说像艾滋病毒一样在黑暗与龌龊中传播着，说她跟徐文发有染，或者干脆说她就是徐文发的情人，还有人说得更是有鼻子有眼，说她已经跟徐文发订婚了，徐文发给儿子举行完婚礼以后，就要跟柳如烟举行婚礼。他之所以不愿意让儿子婚礼过于隆重，就是怕将来他和柳如烟的婚礼超不过儿子。人心就是一个黑暗的王国，从那里流出的乳汁都是黑色的。

柳如烟的出现无疑给徐冲的婚礼带来了躁动的狂热，也使那扑朔迷离的传说增加了真实的佐证。

蓝湘说：“徐文发很会当官。”

靳小晴向她投出了困惑的目光。

蓝湘说：“他是故意不避讳的，好像他这样做很坦荡，谣言不攻自破。他错了，现如今的老百姓是那么好骗的吗？谁比谁傻多少呀？”

靳小晴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还讨好地笑了笑，算是对蓝湘真知灼见的钦佩。

蓝湘的脸上并没有露出欣悦的表情，她这么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是不会满足于一个奴仆对她的阿谀的。

靳小晴突然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似地说：“柳如烟真漂亮！”

蓝湘看着她：“是吗？”

靳小晴急忙改口说：“啊……没有你漂亮。”

蓝湘说：“你像徐文发会当官一样的会说话，我会把你们放在一块儿较量较量的。”

靳小晴完全没有听懂蓝湘的话，继续说：“不过，你发现没有，柳如烟很像你，真的很像你。”

蓝湘含蓄地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

靳小晴的注意力开始向新郎和新娘转移，这正是非常般配的一对，令人艳羡。徐冲身高一米八〇，英俊潇洒，浓眉大眼，又风度翩翩，堪称是一个美男子。新娘叫尹音，烟海医院的牙科医生，这也是靳小晴事先调查出来的。她是一个苗条秀丽、高雅脱俗的姑娘，穿上洁白的婚纱，更是天使般地

纯洁娇艳。如果不是那突如其来的灾难，未来的两年或三年后，她跟叶建平也会如此幸福地出现在婚礼上。她相信，叶建平并不比徐冲差，而她也会毫不逊色于尹音的……她的心又疼痛起来，刀剜一般。对未来她再也没有任何梦想了，她的梦已经破灭了，一个已经沦为奴隶的女人，还敢有什么美好的奢求呢？

婚礼热闹却又有条不紊，在柳如烟的主持下，新郎新娘交换结婚戒指，幸福地接吻，还有一拜天地改成了对天盟誓，二拜高堂改成了向双方的父母鞠躬，徐冲没有母亲，只有徐文发一个人有些尴尬地坐在家长的位置上。三是夫妻对拜……有人开始闹了，要求他们离得近一些，要头撞头，撞出声音来，撞得越重越响将越来越幸福……

一个女人突然跑上来，大声地甚至是歇斯底里地叫着徐冲名字。整个婚礼上的人都呆愣住了，那个女人显然是从农村来的，衣衫不整，长长的头发散乱地披在脸上，差不多把整个脸庞都遮住了。女人的怀里抱着一个孩子，用小棉被裹着，同样也看不清孩子的模样和大小。

女人已经蹿到了徐冲面前，声泪俱下地哭叫着：“徐冲啊徐冲，你可以抛弃我，你可以把咱们的海誓山盟当成放屁，你可以娶这个女人做你的老婆……但是你……你不能抛弃孩子，这可是你的骨肉啊……我今天不是跟你捣乱的，我也不愿意在你

的婚礼上扫你的兴，我只求你把这孩子收下……咱俩的缘分断了，我不恨你，我只求你把孩子养大，别让孩子受委屈……我是死是活你就不用管了……”

徐冲愣愣地看着眼前的女人，似乎完全没有听见那个女人在说什么。可是女人的话却让在场的来宾都听得一清二楚，婚礼上立刻嘈嘈杂杂地议论起来。

那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又突然咕咚一下跪在了尹音面前，悲悲切切地哭着说：“妹妹，姐姐求你了，这是徐冲的亲骨肉，你既然爱徐冲，就收下这孩子吧……我知道，你刚入洞房就当妈这不公平，可是这怨不得别人，你要好好待这孩子，姐姐求你了……”

徐冲和尹音包括主持人柳如烟显然对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没有丝毫的准备，都傻子似地看着那个女人，甚至连一点儿反应都没有。

那个女人说完，把孩子往徐冲的脚下一放，扭过头捂着脸哭着跑了出去……

婚礼上的人依然没有反应，似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知觉，连空气都凝固了。

最先从噩梦中醒来的是新娘尹音，她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哇地一声哭叫起来。紧接着，她发疯般地撕扯掉身上的婚纱，朝徐冲狠狠地甩去。然后也像刚才那个女人一样，捂着脸跑了出去……

蓝湘轻轻地问：“咱们走吧。”

靳小晴似乎没听清楚，这里发生的事情还没闹明白，怎么能走呢？你难道连一点儿好奇心都没有吗？

蓝湘已经站起身来。

靳小晴不敢违抗主人的命令，也只好跟着站起身来。

蓝湘沉着脸，严肃地说：“今天晚上你到徐文发家里去。”

靳小晴一愣：“干什么？”

蓝湘说：“给他家当保姆，照顾这个孩子。”

靳小晴困惑地问：“我……我怎么去？”

蓝湘说：“那是你自己的事，别问我。”